

舉頭望明月

4E 張曉榆

從小對月亮沒有甚麼好感，白色的，冷冰冰的，有著尖銳的邊緣，彷彿手一不小心便會被月亮割傷，沁出鮮紅的血。母親曾警誡我：「不要用手指指著月亮，會長不高的。」我更是如被下了魔咒一般，總覺得月亮是種神秘邪惡的妖物。

我第一次仰起小小的腦瓜兒凝望月牙，是因為聽到人生中第一首古詩——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那時，我長著輕軟的黑髮，不知「古詩」的「古」字是多久的意思，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叫李白的人，在離家極遠的地方，看著月亮，想起家鄉。而小小的我，有意仿倣，我站在外婆家舊唐樓的陽台上，乘著暝暝的夜色踮腳張望，但我對「距離」極沒有概念，以為紅磡外婆的家已是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我與彎彎的月兒對笑著，聲調鏗鏘地誦起兒歌來。

隨後長大一點，剛上小學的年紀，腦子充滿莫名其妙的胡思亂想。我以為月亮是會跟著人走的，從沙田乘車回家，一路上都能看見月亮怯懦的躲在窗外隨著車尾，於是就把月亮塑造成一個極有靈性的生靈。「牠的力量太大，根本沒有人能掌控牠的能力，急著找主人的牠才像小狗一樣跟著人走。」腦袋被《美少女戰士》塞滿的我理直氣壯地向母親控訴，渾然忘記了小時候對月亮的畏懼。於是我以同情又好奇的目光，凝視這個跟著我向擺著尾巴耍可愛的白色小精靈。

到再大一點，當生活開始被學習侵蝕，純真的心染上一點現實的色彩，我越發覺月亮是個偷窺狂。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，月亮半掩著臉，以烏青色的天幕做斗篷，打算逃過我的法眼時，那時我便深信，月亮每次躲在身後，都是在偷看我走路的模樣，用雲朵攝錄我與同學結伴回家的悄悄話。「肯定是母親的奸細！」

我朝月亮狠狠的道，然後抽出剪刀向若即若離的月亮猛刺，卻反被其清亮光華灼了眼。從此，我便與月亮保持距離，避免與她有眼神接觸。她有她的跟蹤，我有我的生活。

其後讀了徐志摩的詩，看到描寫月亮與愛人的關係，他說：「月兒，你休學新娘羞，把錦被蓋你光豔首」我邊讀著，邊用眼角餘光悄悄打量月兒，只見其潔白的顏色似乎沾上了少許春天的桃紅，如那詩中的新嫁娘一樣，在漫天櫻花瓣的飛舞下，嬌答答地展露她的姿態，月亮彷彿摒棄了清冷，換上了粉色的浪漫。

直到現在，真正遠離家的時候，才悟到蘇軾果然說得不錯——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——只有離家遠的時候，才發現家的好。當我獨自一人站在溫哥華的喬治亞海岸，透過一片平靜的藍去遠眺地球另一邊的繁華，才體味到在溫暖的海風中衣角的味道，正與記憶中的故鄉有著相反的氣色。皎潔的銀盤在海面上方散發著漫漫的光芒，我赫然發現，月亮在我以往的生命裡的妝容已抹得乾乾淨淨。此時此刻，於我而言，月亮只是最初的月亮，月亮的容貌在幾十年，幾百年持久未變，注視著你與我，在恆久的時間中永遠不老，穿越時間與空間。我忽然明白月亮在人間存在的意義，是見證著世間的興衰更替，是提醒人們生命的結束、時間的永恆。正如從古至今，有無數人看過月亮對酒當歌、嘆悲歡，然後慢慢老去、消逝。我舉頭，第一次以全新的目光凝望這位時間的見證者。首次的，我聽到她萬年沉默後的沙啞回應——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」……

藉對掛在頭上的明月不同的感受，寫人生不同階段的點滴情懷，內容如文題一樣，充滿詩情畫意。最後寫身在國外，發現月兒的容貌始終如一，變的只是世道人情而已，在永恒的月色下，正如蘇軾所云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」，與蘇軾一樣，同為「知月」之人。結筆抒寫人生哲理，睿智的感悟與皎潔的月色交融一起。

周惠儀老師